

## 樟树坳茶座

## 文昌石

易祥茸

邵水一路蜿蜒缓缓向北而行,当跌下拦河坝后,突然拐一个90度的急弯,向西直奔城东南岳庙而来,幸亏有一块巨石挡住去路,河水才又极不情愿地改道向北咆哮着流入资江。那块为南岳庙挡水的石头高拔险峻,峰尖犹如一支直刺苍穹的毛笔。人们就把这块石头称之为文昌石。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当时的宝庆知府潘清不知是被南岳庙的文气感染,还是经不住有人撺掇,居然力排众议,在南岳庙里办起了当时湖南省为数不多的中学之一——宝庆府中学堂。学校办起来后果然人才辈出,名气大振。以后,这所学校走出了彭述之、匡互生、贺绿汀等人。

我和这块文昌石有缘,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

记得那时的宝庆府中学堂已经改名为邵阳市二中。我在二中读高中的时候,文昌石旁边有一块小小的空地,空地旁边有几丛细麻竹。芳草铺地软,风摇竹叶鸣。这里绝对是一个读书的好去处。大凡晨昏节假日,只要稍有闲暇,我就会和我的同学们来到这里,虽不敢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也可诵读外语单词,默记数理公式。不知怎的,只要来到这里,学习的效率就特别高。

文昌石旁还有一条石级小道直通邵水。一般情况下,河水清幽,没有半点尘滓。那时城市还没有“自来水”一说,学校的师傅们就是通过这条小道,挑水到食堂里。学校也有澡堂,有热水,但学

生洗澡,就要自己用脸盆、或水桶沿着文昌石旁的小道去河里打水到澡堂里去换。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习惯了。有人说,学生经常端水从文昌石旁经过,会沾上石头的灵气;也有人说,学生端水正好可以锻炼身体——不管外人怎么说,我们的日子也就一天一天这么过下去。

冬天大家只能老老实实端河水到澡堂换热水洗澡。但到了夏天秋天就不同了——极热难耐的时候,能跳进宽敞清幽的水里,洗一洗、游一游,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那时学校刚组织我们看过一部正热映的电影:《女跳水队员》。说的是一个女跳水队员,无论怎么努力训练,就是跳不好一个叫什么“5311”的高难动作。有一天,她正在一个山崖上苦苦琢磨,突然听到下面河里有人喊“救命”的声音——是有人落水了。这个跳水队员没有丝毫迟疑,毅然从山崖跳下,去救那个落水者。落水者得救了,而在跳下山崖的那一瞬间,她也完美地完成了“5311”的跳水动作。在电影的影响下,我们班的几个男同学总幻想将文昌石作为“跳台”。

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放学后,班里几个水性极好的同学先躲进文昌石后面的竹林里,脱掉本来就少的衣服,有的只剩一条短裤衩,有的干脆就赤条条的,然后爬上了文昌石尖。再学着女跳水队员的样子,一个个奋力跳下水去。

1964年一个初夏的早晨,我和同学们正从文昌石旁的石级路上用脸盆端水去澡堂换热水洗脸。突然,一个穿着

便服的人背着一个类似发报机的东西,从我们旁边闪过,三步两跳冲下石级,再窜进邵水,然后向对岸的六中方向游去。紧接着,后面也跟来一个解放军战士,他身背背包,背包上横架一只卡宾枪,二话没说,也跟着跳进河里,奋力前行,显然是想抓住前面那个背“发报机”的“特务”——原来这里正开展一场武装泅渡“抓特务”的军事演练。许多同学都被眼前惊心动魄的演练吓得晕了。有的手里还端着水在傻傻地发呆,有的则干脆爬到文昌石上看“战局”——那里看得更加清楚。

在河中心,“特务”和战士都在挣扎着。但明显解放军战士的负重更沉一些,游起来更吃力。“特务”终于游到岸边了,他好不容易攀着岸边的一块石头,喘着粗气。但他转头瞟了一眼河面上,发现战士正在下沉。他想转身救人,但那软瘫如泥的身子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只是用尽力气喊了句:“救人!”就伏在石头上不动弹了。

这时正站在文昌石上看热闹的一个叫陈伯仲的学生看到了这一幕,似乎也听到了“特务”的呼喊,他来不及多想,三下五除二,脱掉外衣裤,毅然跳进水里,急速游到解放军战士身边。在许多观众的帮助下,战士被抬到岸边,那时已是气息微弱……

不久,邵阳市军分区给邵阳市二中送来了一面锦旗,上书:“二中学生,文武双全。”

(易祥茸,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 湘西南诗会

## 与听歌的鸟对视

李斌

夜色放得很低  
无视小路挂满的伤痛  
潮湿的心  
居然不动声色

裸露的尘世  
有望是  
最大的成功者

把旧时的玻璃杯  
请进庭院  
薄薄的话语  
开始在残缺的听觉里  
滴落

与听歌的鸟对视  
关门声  
忽略了怀旧的耐心  
月光开始  
起伏

踱进星光深处

(李斌,绥宁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 人物剪影

## 怀念恩师

杨兰芳

恩师李建国是我初中的班主任,教了我整整三年。

1991年秋,刚从邵阳电大中文系毕业的李建国老师被分配到邵东九龙岭镇廻龙中学任教。那年我到廻龙中学读初一,正好分在李老师任班主任的81班。李老师中等个子,国字脸,大眼睛,鼻梁上经常架一副近视眼镜,喜欢穿西装,扎领带,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笑起来,脸上露出两个小酒窝,亲切可爱,发起脾气来怒目圆睁,样子挺吓人。学生们对他又敬又怕。

李老师工作认真负责,他总是起得比我们早,睡得比我们晚。我家离学校远,初中三年,我基本上都在学校寄宿,每天早上去操场做操或者去教室晨读,李老师都早早地在操场或教室等我们了。上课的时候,他一双锐利的眼睛不停地在教室里扫来扫去,发现谁不认真,他会立刻走到你身边提醒你,情节严重者,放学后他会把你留下来耐心教育。科任老师在我们班上课,李老师会冷不防地从教室门口或者窗户探出头来,他在检查课堂纪律,提醒学生认真听讲。

李老师除了当我们班主任外,还教本班语文。有一学期,我们班的英语老师调走了,学校欲安排一个代课老师教我们英语。李老师担心对我们成绩有影响,毅然自己教起英语来。一般一个老师只教一门主科,而他却肩挑两门。课堂上,他带领我们学语法、记单词,督促我们早上读课文,晚上做习题。有一次,不经意间看到李老师摆放在讲台上的英语教案,内容详实,重点难点写得非常清楚,我想:李老师为了把英语教好,在背后他一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那个学期,我们班的英语成绩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李老师批改作业非常仔细,我们的错误,他都会用红笔标出来,每篇作文的后面都有字体潇洒飘逸的评语。每次作文本发下来,我总是第一时间去看评语,一个个鲜红的字就像一团团跳动的火苗,不知不觉间点燃了我的文学梦。一个班四十多本作文,阅读、写评语,要花费李老师多少的时间和精力!

李老师善于做学生思想工作,他定期找我们谈话,并把谈话的内容记下来。在他的鼓励下,我们仿佛看到了胜利在前方招手,学习上更加努力。我刚进初中的综合成绩在班上第八名,全

校四五十名,在李老师的激励下,一年之后,我冲到了全校第三名,并且一直保持到初中毕业。初三下学期,由于家庭贫困等原因,我突然不想读书了,想弃学去广东打工。那段时间我非常迷惘,像风中断了线的风筝,胡乱地挣扎着。半期考试,一百二十分的数学试卷我只得了五十分。李老师急了,找我长谈了一次,其中的一些话语我依然记得:“你父母已经不在,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你长大不容易,你是他们的希望,你绝不能颓废。只有读书,以后才有更多选择的机会,也是报答爷爷奶奶养育之恩的最好方式。”一次及时的谈心,挽救了我,让我生命的小船驶出岁月之河的漩涡,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继续远航。初中毕业,我考入了邵阳师范学校,继承了老师的衣钵,当了十一年教师,后来又走入行政岗位,如果没有李老师的教导,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李老师的严格管理下,我们班的成绩一直是学校同年级中最好的。初三全县四百名赛,我们班进了三人,当时整个九龙岭镇四所初中才进了四人,如此喜人的成绩,让人对初入教坛的李老师刮目相看。

印象中,李老师的爱情是甜蜜的,师母邵阳师专毕业后分配在仙槎桥镇的十一中(高中)教英语。师母身材苗条,脸色白净,留着一条大辫子,有时候她会很亲切地和我们说话,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周五下午,师母会到我们学校来,有时候碰上李老师正在教室里讲课,我们的目光一齐转向窗外的师母,这时李老师就会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放学后,常看见老师和师母一起吃饭、散步,双方的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爱意,我们觉得他俩是天上一对,地上一双。

我初中毕业后,李老师调到仙槎桥镇三中当校长,几年后,又调到灵官殿镇联校。李老师升迁那么快,是他能力强和努力工作的结果,作为他的学生,我为遇到这样的老师而骄傲。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13年4月4日,那天正好是清明节,李老师在祭祖途中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去世,生命定格在44岁。李老师英年早逝,留给亲人、朋友、学生无限的悲痛。他虽然不在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杨兰芳,邵东市作协会员)



家园

杨运焰 摄

## 精神家园

## 翠微

栗碧婷

一日傍晚散步经过一花店,店不大,可各种盆栽摆放得错落有致,令人目不暇接。其中一蓬葱绿格外醒目,细细长长的叶子从根部伸出来,不慌不忙,大方端庄。叶子的绿,是翠绿翠绿的那种,醒目但不晃眼,不油腻,不夸张,像懂得了酷暑中人的心意,真是贴着你的心尖绿。叶子的顶端于四周微微倾斜,形成一个小小的圆盘,如一团绿色的云,只等风来。

形似兰花,可近看,却又犹豫。店主说:这是翠微,兰花的一种,苞衣比普通兰色泽更娇艳。啊,翠微。第一次听说。

多美的名字。顷刻间心里的绿意更浓了。又恰似一阵风吹动了那蓬绿色的云,细雨落在发梢。水红色的苞叶,藏了几粒雨滴,微微颤动,欲落未落。

喜爱兰花,由来已久,喜爱兰的内秀、洒脱、自在。兰花喜洁净之所,饮清淡之水。人养花根,花养人心。翠微呢?没养过啊。这名字,如在兰花的国

度里遇到一个穿着绣了梅花的蓝布鞋,发髻上别了月季花形的普通发夹施施然走来的丫鬟,一脸惊怯。嘴角边的浅笑,如春风拂过的诗句,韵脚生动,看一眼,只需一眼,就懂了,心就芬芳了。

翠——微,轻轻一唤,青碧的枝叶微微摇摆。旁边的百合、茉莉、一串红将花色开到了极致,可翠微将水红的苞叶藏在狭长的绿叶里,又如谦谦君子,沉稳内敛,悠然无语,似乎有了隐者之意。

捧着一盆翠微,叶尖不时拂过我的下颌,贴着我的胸怀,隔着淡白的月光,它萧然,形神疏朗。冉冉枝叶,摩擦有声,心里多日的积郁仿佛在这一刻变成了轻烟与流云。走在路上,怀抱翠微,走得安然自若,翠微里的那点红,轻轻地颤。

想想,其实初遇“翠微”两字是在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一诗里:“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里翠微另有所指,诗人回头望下山的小路,山林苍苍茫茫,一片青翠。翠微落在纸上,只是诗句的两字,可落在诗人心

中却是烟波浩渺,杂树生花,喧闹尘世中难得的清幽。待山峦林壑染了暮色,便踏上归途。

白居易的《香山避暑二绝》也提到了翠微:“纱中草履竹疏衣,晚下山脚翠微。”晚年的白居易,远离朝堂,隐居香山,傍晚踢着翠微下山,这里的翠微应该是指山路上青葱翠绿的植被吧。李白是望“翠微”,而到了白居易这里,居然是踢着“翠微”了,与其说是翠微之翠,不如说是诗人心中的那份怡兴与陶然。当人不再为名利而奔波,山水自然近了,翠微定会在路上候着你。无论它是谦谦君子的兰,还是绿意浓郁的草,都会在路上与你相认。

其实,在宁江有一种茶也叫“翠微”,其外形扁平光滑、挺直,色翠香浓,汤色嫩绿,滋味鲜醇。闲暇之余,品一杯“翠微”,最好白色瓷杯,外壁带几朵碎花,不要太艳的那种,茶色如风刮过后的碧波,微漾、澄澈。“翠微”在杯底细嫩而匀整,你在杯前坐着,看“翠微”静静舒展,你的心一静到底,此时,忘尘、忘忧。

云深不计路,愿路上行人皆有翠微相伴。

(栗碧婷,新邵人,湖南省作协会员)